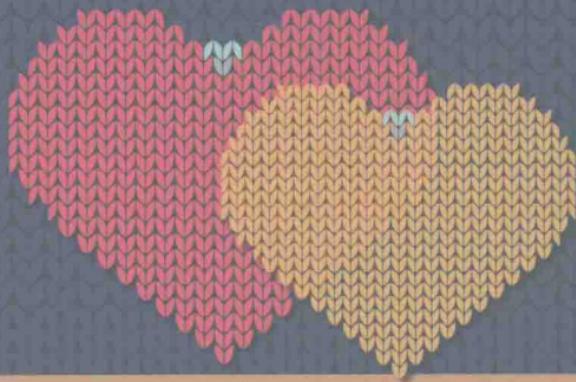


# 爱情针法



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

安德鲁用玛吉的针法申请了专利，挽救了公司，他把这种针法取名叫“玛吉针”，那是一套爱的针法，它补好了一颗破损的心。

言情伦理系列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
上海文化出版社

45

# 爱情针法

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  
言情伦理系列

45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爱情针法 / 故事会编辑部编. -- 上海 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6.7

(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. 言情伦理系列; 八)

ISBN 978-7-5535-0583-1

I . ①爱… II . ①故… III . ①故事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 IV 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1516号

责任编辑：朱 虹

装帧设计：周艳梅

责任督印：张 凯

书 名：爱情针法

著 者：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

出 版：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出 品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(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[www.storychina.cn](http://www.storychina.cn))

发 行：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：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8

版 次：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35-0583-1/I · 165

定 价：15.00元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601) [www.storychina.cn](http://www.storychina.cn)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，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：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 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 
联系电话：021-64338113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021-65376981

## 编者的话

一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。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，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，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二、创刊于1963年的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。50多年来，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，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，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、踏石留印，故而又有中国当代故事“简写本”之称。

三、50多年来，这本杂志眼睛向下、情趣向上，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、最基本的价值观。

四、为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，同时也为纪念《故事会》杂志创刊50周年，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《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》丛书。

五、丛书共分六个板块：悬念推理系列、幽默讽刺系列、惊悚恐怖系列、言情伦理系列、古今传奇系列、社会写真系列。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。

六、古人云：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，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。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# 目录

*Contents*

## 至真·纯情

爱情针法	02
三个女人	06
大大	10
小别针	13
爱情骰子	17
娘的那盏灯	22
九月薄荷香	27
记忆里有份爱	33
母爱比天	38

## 诺言·痴情

旗袍之约	59
丹尼斯的等候	66
躲不掉的亲情	72
火线上的拯救	79
尼娅太太的短信	84
千金不做回头客	88
不能违背的诺言	95
辉煌祭奠	100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沉默·隐情

不在乎	113
六只虾	121
爱的位置	125
答对有奖	129
只收两元钱	134
别让老爸出丑	137
土豆里没有童话	142
冬天里的第一场雪	147
珍妮太太的旅行	153
失传的绝技	160

### 禁忌·苦情

背后的眼睛	177
中国汉子	183
出租凶宅	190
出差回来	196
致命的谎言	201
这个骗子我喜欢	208
香菱的汽车情结	214
怕你找不到家	220
将计就计	227

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保质期的，唯有真情不会过期。

# 至真·纯情

z h i z h e n   c h u n q i n g



# 爱情针法



安德鲁是一个年轻人，几年前父亲把一家经营多年的纺织公司交给了他，没想到，生意一落千丈，没多久就债台高筑，安德鲁沮丧极了。

安德鲁想了几天，决定一个人去山地旅游，放松一下心情。一天傍晚，雨下得很急，他正背着行李在山间徒步前行，突然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翻下了山坡……

醒来时，安德鲁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温暖的小屋里，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，旁边放着一身换洗的衣服，不远处有一个黑发披肩的姑娘，正一针一线仔细地缝着什么。

姑娘名叫玛吉，她在山坡下发现了摔伤的安德鲁，把他救回了家，并让他养好伤再走。

就这样，安德鲁在这间小屋里住了下来。时间一长，他开始观察起这个姑娘来，发现玛吉每天都在做衣服。凭着职业敏感，他觉得玛吉的手艺绝对不同凡响，不但针脚细密工整，而且富于变化，衣襟上的图案层次分明极有动感，简直称得上是一个纺织艺术家。

安德鲁情不自禁地说：“玛吉小姐，你做的衣服真漂亮啊！”

姑娘听到安德鲁的夸奖，羞涩地笑了，对他说：“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套特殊针法。”玛吉的话让安德鲁心头一动。

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，安德鲁舍不得走，他发现自己爱上玛吉了！

终于有一天，安德鲁忍不住开了口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玛吉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有家纺织公司，你能做我的技术总监吗？”
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玛吉竟冷冷地拒绝了他，说：“不愿意！”

安德鲁的心一下凉了。这时只听玛吉大声说：“如果你要我做你的妻子，我就跟你走！”

哈哈，安德鲁又惊又喜，一把搂过玛吉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就是这个意思呀！”

安德鲁赶紧打点好行李，准备第二天就回去安排婚事，玛吉则说要等父亲晚上回来才能定。

第二天一早，安德鲁就叩响了玛吉的房间，叩了好久，都没有回应。他急了，忙推门进屋，发现里面空荡荡的，桌上放着自己那件破损不堪的外套，玛吉已经把它补好，衣服上还放着一张字条：“父亲不同意我和一个白人结婚，你再也不会找到玛吉了，再见！”

安德鲁手里攥着那件玛吉亲手织补好的衣服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失去了玛吉，心想：命运对自己为什么如此不公？父亲把一家好好的纺织公司交给自己，却给自己办砸了；遇到一位好姑娘，却横遭长辈阻拦……

从那之后，安德鲁四处打听玛吉父女俩的消息，可都杳无音信，他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，心痛难忍时，就拿出玛吉补好的那件外套，轻轻抚摸细密的针脚，就像抚摸玛吉那双勤劳灵巧的双手。

这天夜晚，安德鲁又一次拿出外套，含着泪注视着玛吉织补过的痕迹。

突然，安德鲁像是发现了什么——玛吉的针脚密布在衣服的破损处，针针精巧，细致无双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夹克衫后襟上有一小块，明明没有破损却也被缝上了细密的针脚。这是什么？是图案吗？好奇的安德鲁仔细地观察起来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当安德鲁意识到那图案的真正含义时，他拿着衣服的双手几乎颤抖了：图案不是别的，正是一套针法，玛吉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祖传的针法教授给他！

突然，他眼前一亮，发现图案最下方隐秘地绣着几个字母，拼起来就是：安德里斯。安德里斯？这应该是一个地名，难道这是玛吉在暗示自己找寻她的线索？

安德鲁兴奋极了，立马踏上了寻找玛吉的旅程。

终于，在一个名叫安德里斯的小镇，他打听到玛吉父女的消息。当他敲开玛吉家大门的时候，迎接他的正是玛吉花一样的笑脸。他望着美丽如初的玛吉，嗔怪道：“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？”

玛吉笑了，她把安德鲁拉进屋子，拿起了桌子上的针和线，说：“来，我教你最后一针！”

“什么最后一针？”安德鲁愣住了，玛吉却笑得合不拢嘴，原来，那件衣服上的针法少了最关键的一针，如果安德鲁只是贪恋针法而不是真心爱玛吉，那他得到的将不过是一套粗糙低劣的针法！

安德鲁把聪明可人的玛吉拥在怀里，会心地笑了：如果不是自己日夜思念玛吉，睹物思人，他会发现这套针法吗？如果不是他真心爱恋玛吉，他会获得那宝贵的最后一针吗？安德鲁知道隐藏在衣服上的这套针法是玛吉对他的爱，也是玛吉对他的智慧考验。

安德鲁用玛吉的针法申请了专利，挽救了公司，他给这种针法取名叫“玛吉针”，那是一套爱的针法，它补好了一颗破损的心。

(小波 编译)

(题图：安玉民)

# 三个女人



在北京的一座旧四合院里，租住着三户天南海北来的家庭。这三家的男人都在外打工，女人带着孩子操持家务。三个女人年纪差不多，彼此相处得很融洽，平时就相互称呼为“大妹”、“二妹”、“三妹”。

这天傍晚，大妹去幼儿园接女儿，接好女儿，经过胡同口，看到许多人围在一个小摊前，摆摊的是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小伙子，只听小伙子大声地吆喝着：“羊皮羊皮！正宗的新疆羊皮，三百块钱一张。”

大妹见不断有人买下羊皮走了，又不断有人围上来，不禁动了心，也挤了进去。她拿起一张羊皮摸了摸，感觉非常柔软舒适，只是价格有点贵，正在犹豫，那小伙子眼尖，发现了她们这对母女，于是热情地劝说：“大姐，您看我这羊皮质量，又好又完整，您买两张可以做件成衣，买一张，也可以做件儿童风衣了，包你们穿在身上又舒适又暖和。”

一旁的女儿听了，马上拉着大妹说：“妈妈，我要穿羊皮风衣。”

大妹抬头看了看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冬天就要来了，女儿正需要添置御寒的衣服。于是她咬了咬牙，选中了一张羊皮，正准备从包里掏钱，一侧头，看到同院的二妹带着儿子远远地走了过来，于是忙喊：“二妹，你快点过来，买张羊皮给你儿子做件冬衣吧。”

二妹听了就走过来，她拿起羊皮轻轻摩挲着，看上去也很心动，可当她听说价格后，马上放下羊皮，对大妹说：“你给女儿买吧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”说完就拉着儿子走了。

大妹望着她的背影，不禁叹了口气，这才想起，前些日子，二妹的婆婆生了场大病，不但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花光了，还在外面借了一笔债。一件孩子的衣服就要几百块钱，对二妹来说，真算是奢侈品了。

大妹想到这里，也放下羊皮，拉着女儿走出了人群。女儿明白自己的衣服就要泡汤了，哪里肯干，哭着不肯走。大妹对女儿说：“宝贝，听话，你想呀，要是你穿上了羊皮衣，而阿姨家的小弟弟没有，他是不是会很伤心啊？”

女儿听了，认真地想了想，最后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好，我们等小弟弟家有钱了，再一起来买。”

大妹笑着点点头，快步上前，追上前面正走着的二妹。二妹打量了她一下，问：“羊皮呢？你怎么没买？”

大妹说：“我刚想买，才发现身上没带钱。这样也好，我本来就舍不得，小孩子干吗穿这么贵？到时买件一百来块的棉袄，一样暖和。”

二妹的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却什么也没有说，也许她心里明白大妹的想法吧。两人默默地牵着孩子向家走去，刚走进院子大门，就看到三妹站在院子里，手里举着一块羊皮，正在细细地察看。大妹笑了笑，她

们三个人，就属三妹的老公最能挣钱，而且三妹的家境不错，买张羊皮当然不是很困难的事。

三妹见她们走进院子，忙说道：“大妹二妹，你们看到路口卖羊皮的没有？快点去买，去晚了就没有了。”见两人没有反应，她又急急地说：“这羊皮质量不错，真的，去年我妈在商场花一千块买的羊皮衣，质量都没这么好，错过就可惜了。”

大妹和二妹对望了一眼，大妹说：“我们看到了，可现在手头都没钱，不买了。”三妹听了这话，愣了，举着羊皮的手也垂了下来。

大妹回到屋里，天色已暗了下来，她便开始做晚饭。这时她发现家里的盐用完了，就出门向超市走去。走到胡同口，看到那个卖羊皮的小伙子正准备收拾摊子，摊子上还剩着一张羊皮。

大妹经过时，不禁多看了几眼，小伙子仿佛认出她来了，忙叫道：“大姐，别犹豫了，这最后一张羊皮，我就便宜点，两百五十块卖给你。”

大妹听说降价，又动了心，她走过去拿起羊皮仔细看了看，发现没问题，就要小伙子再便宜点。小伙子想了想，一跺脚说：“算了，反正我明天就要回去了，这最后一张羊皮，你出两百块拿走好了。”

大妹听了喜不自禁，忙掏钱买了下来。她回到院子，拿着羊皮来到二妹家，对她说：“二妹，你猜这羊皮多少钱？只要两百！天黑了就剩最后一张了他才降的价，今天真是捡到便宜了。”然后她说，“我已经想好了，这张羊皮就用来做两件背心，我女儿你儿子一人一件，这样两个孩子心里都舒坦。”

二妹望着大妹，想说话，却觉得喉头被什么哽住了，她顿了顿才说：“也好，一百块钱，我还是出得起的，等改天有了钱我补给你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大妹拿着羊皮来到一家裁缝店，店里的老师傅五十来

岁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他拿起羊皮看了看，点头说：“不错，是块好料子。”当他听说大妹要做两件儿童背心时，不禁摇头叹息：“可惜了，这么完整的一张皮料，完全可以给孩子做件上好的风衣嘛。”

大妹听了只是笑笑。大妹回到院子时，碰到一大早就出去买菜的三妹，大妹就问她昨天买的羊皮准备做什么衣服。三妹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哦，那张羊皮啊，我后来退了。”

大妹突然明白了：自己买到的羊皮，应该就是三妹去退掉的，难怪那么紧俏的羊皮还能剩下一张来。她赶忙问三妹为什么要退，三妹故意生气地说：“谁叫你们都不买？到时候三个孩子一起玩，你们俩的孩子都没有羊皮衣穿，我儿子一个人穿着有什么意思？人暖了心也不暖的。”

大妹连连摇头：“你家的条件好，何必跟我们一样。”然后又说，“告诉你，你退掉的那张羊皮，我买回来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大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忙转头向裁缝店跑去。赶到时，老师傅已在皮料上画好了尺寸，正要下剪，大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等一下。”

老师傅望着她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大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想问一下，您这里可以做帽子吗？我、我想用这张羊皮做三顶儿童帽。”

“这……”老师傅望着她，眼里尽是困惑。

是啊，一张羊皮想让三个孩子都能分享，只有做帽子了。大妹想，大家很早的时候就说过，进了一个院子，就是一家子，一家的孩子，又怎么能厚此薄彼呢？

(余远香)

(题图：安玉民 梁 丽)

# 大大



王刚出生在农村，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了，是父亲千辛万苦把他拉扯大的。王刚大学毕业后，留在一座大城市的一家大公司工作，因为工作出色，每年都有进步，现在有了房子，配了车子。王刚感恩父亲，几次都想接父亲来城里享福，可父亲一直不答应。

这一次，机会来了，因为铁路规划，王刚家的老屋要拆迁，父亲暂时没有地方去，只得前来投奔儿子了。王刚得知消息，赶紧开着他的别克车去火车站接父亲。

一会儿，火车进站了，王刚看见父亲夹着大包小包走出了车站，他朝着父亲挥了挥手，刚想喊句什么，可随之他看了看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再看看自己笔挺的西装，硬生生把刚要喊出的那句话憋回了肚子。

过了大约半分钟，王刚调整好情绪，高声喊道：“爸爸，我在这里！”

父亲显然怔了一下，随之，他也朝着儿子挥了挥手，并朝着儿子的方向走来，王刚接过了父亲手中的大包小包，带着他上了自己的车。

回到家，父亲喝了一口儿子递上来的茶水，然后缓缓地说：“毛蛋呀，刚才你一直用普通话喊俺爸爸，普通话俺不反对，国家鼓励嘛，但是你喊俺爸爸，俺就觉得很别扭了，俺觉得你是在喊别人，不是在喊俺，以后你还是喊俺大大吧！”原来，王刚的老家在鲁东南，那里喊父亲不是爸爸，而是大大，喊母亲也不是妈妈，而是娘。打会说话起，王刚就叫父亲大大，而且一直叫了三十几年。

王刚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咱现在是在城里，不是在乡下，所以一切都要入乡随俗，说话做事太土气，城里人会瞧不起咱的！”接着，王刚又叮嘱道，“还有，以后您也不要喊我毛蛋了，我现在好歹也是个总经理助理，大小是个官！”父亲问：“那俺该喊你啥？”王刚说：“我不是有大名吗，你就喊我王刚吧！”

父亲没有再与儿子争辩，他蹲下身，掏出随身携带的烟袋，狠狠地吧嗒了一口，接着说出一番没头没脑的话，像是自语，又像是说给王刚听：“那一天天真热呀，俺一口气割了一亩麦子，就在地头的小树下凉快。这时候，老婆带着毛蛋来送水了，那会儿，毛蛋刚学会说话，那一天他竟然清楚地喊了俺一声‘大大’……俺这心里顿时就像喝了蜜一样，浑身又像是充满了力气，一点也不累了……”

其实，这段往事父亲好像很在意，不知给王刚讲了多少遍，王刚都快听腻了。他不再理会爸爸，就要出门买菜，走了几步，他又回来叮咛道：“爸爸，以后您也不要抽旱烟了，那味道太冲，也伤身子，家里云烟、大中华、红金龙有的是，随便您抽！”